



唐宮奇案

血玉蝶

上

森林鹿
著



唐宮集

上
森林鹿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宫奇案. 上 / 森林鹿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857-8

I. ①唐… II. ①森…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2639号

书 名 唐宫奇案. 上

著 者 森林鹿

责任编辑 王 青

特约编辑 袁之豪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57-8

定 价 4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悬梁的新娘

001

第二章

玉鞮疑是定情物

034

第三章

魏徵欲斩龙

067

第四章

太上皇家务

099

第五章

大火烧出结案令

129

第六章

小亲王求婚

158

第七章

神秘的前朝国母

188

第八章

鸩杀李世民

219

第九章

失母公主的命运

252

第十章

造反谋逆救妹

284

第十一章

魏叔玠卖友

317

第十二章

咸阳古渡

353

第一章 悬梁的新娘

路上杂草丛生，两旁灌木高过人肩，也不知道这路、这门荒废多久了。高瘦少年脚步踩碎草茎的细微断裂声清晰可闻，不过渐渐被魏叔玠的气喘声压了下去。

“我叫魏叔玠¹，女，十五岁，待嫁未婚……”

后来魏叔玠想起贞观九年正月丁酉那一天时，心头最先浮上来的，总是这句莫名其妙毫无头绪的话。虽然她很确定自己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在脑子里反复搅和，渐渐把眼前情形都蒙上一层灰雾。

一月底还很冷。在这光德坊角的高丘上，她家——宰相魏府用障幕围起了一圈空地，阻隔路人视线，却阻不住冬末春初的寒风割人肌肤。于是又在障幕中间放置一个大铜炭炉，父亲、母亲和来访的客人各据一席，围炉而坐。

魏叔玠是小辈，只能坐在下风口，炉炭冒起的灰烟一阵一阵吹向她脸上，呛得她不断低头咳嗽，抽出手巾来揉眼。揉完了抬头，却见父亲魏徵责备地瞪着她，赶紧揽住膝上的白铜小手炉，正襟危坐，不敢乱动。

在她身前，母亲裴夫人也是这般正坐着跟崔家娘子说话，满面堆笑，好生谦恭。

¹ 据载，魏徵夫人姓裴。且史书上只有魏徵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琰的名字。“叔玠”是作者的设定。“玠”字，念bīn。

魏叔玢暗暗叹一口气，移开目光，望向高丘下的河渠、坊墙、坊外西市街景。今天天气好，在这光德坊西北隅水渠边圈地游乐的人家不少，她的几个弟妹都在丘下玩耍，笑语声隐约随风传来。

她也很想去加入他们，却被父母拖着留下陪侍会客，谁叫她是魏家长女呢。说到底，她家又不是来凑热闹休闲游玩的——全家上下拼了老命，只是要跟黄门侍郎崔民干家见上一面而已。

母亲裴夫人的帔巾袄裙以绛褐色为主，十分端庄简重，又不断弯腰赔笑。挺腰坐在她对面的崔家娘子，倒是一身艳丽的朱帔绿袄石榴裙，神色淡漠高傲。如果有个不知情的人进来，准以为裴夫人是下属官员的家眷，正在谒见上宪夫人崔娘子。

可其实，叔玢的父亲魏徵，如今已检校侍中、晋爵巨鹿郡公，爵至正二品，官至宰相，“直臣”声望名震中外，天子敬重，朝野赞誉。而且“侍中”是门下省长官，正是“黄门侍郎”崔民干的顶头上司。要论起上下官爵，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的该是崔家人才对。

眼前情形，却恰恰反了过来。

为什么呢？

崔家娘子满嘴说的是“长男已聘荥阳郑氏、次男定了赵郡李氏、长女许嫁我母家侄儿，前日又有太原王家儿郎来求次女”，猜也能猜到了。母亲裴夫人——其实是父亲魏徵——稀罕人家博陵崔氏的门第，巴望跟人家结亲呗。

魏叔玢瞥一眼自己的父亲，只见当朝第一名臣魏宰相拱手端坐，正掀动瘦长脸上的山羊胡子，努力挤出微笑，做和蔼可亲、诚意十足状。

也难为他了，就是朝见当今大唐天子时，魏侍中也未必肯如此出力奉承。

他家出身的巨鹿魏氏，说起来也是汉曲阳侯魏歆之后，经学传家、世出名士，魏兰根、魏收、祖父魏长贤都是百年内知名的大将宿儒，魏氏一门在燕赵河北也算得上名号响亮——跟崔卢郑王相比，还是差了不少一个级数。

父亲向来把“姻结高门”作为此生最大追求之一，热切度一点儿不亚于辅佐明君、开创盛世、立德立言立功。为此，魏家托人向博陵崔侍郎家传话递讯，也不止一年两

年了¹。这好不容易人家答应今日游宴过来，给机会当面相上一相，父母虽然晚上还有要务，也得紧赶着折腾设宴，送上长女请查验赏收——叔玢默默地想，真够犯贱的了。

“夫人方才说，前几位郎君和小娘子都已定亲，”母亲裴夫人开始切入正题，“那媒氏所提的第三——”一个猛烈的打嗝。裴夫人忙抽出帕子捂嘴，连称“失礼”。魏叔玢移过去帮母亲拊背顺气，这情形她近一两个月见惯了。母亲近七年怀了五胎，前四个都没有这一个折腾得厉害。父亲倒是高兴，说“能闹腾的就是男胎”，一心准备迎接第四子……想想父亲大人魏宰相也有五十几岁了，身子骨倒还挺壮实。

坐在主客旁边的崔大姑，是崔侍郎的寡居堂姐，也算这回相亲的引介媒人，倒还卖力，扭头向崔氏娘子说：“裴夫人身子不爽，不便多耽搁，叫瓦奴过来见一见吧。”崔娘子便也点了头，命仆妇去叫人。

魏叔玢明白这是让父母相看女婿了，刚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回避，崔家人挺利索，一眨眼，围障后就转出引路婢来。

于是她未来的夫婿这就要露面？魏叔玢赶紧缩到母亲身后低下头，又忍不住好奇，偷偷露出一只眼，觑向围障入口处。不知这位崔氏的第三郎，是怎样一位长身玉立、仪表堂堂的高门士族公子呢。

“瓦奴，去向魏相和夫人见礼。”崔家娘子吩咐着，婢妇带着三郎走来拜下，魏徵和裴夫人都欠身还礼。躲在母亲身侧的魏叔玢却看呆了。

只见这郎君果然是面如冠玉肤色白嫩，头绾三绺相貌可爱，两只小手捻拈着作揖打拱，活似佛画上的化生童子一般——年龄最多五岁。

我叫魏叔玢，门下省侍中宰相魏徵长女，年十五岁，已行过笄礼，待嫁未婚……怎么也是堂堂相府千金，父母这是打算把我卖给崔家去养小女婿？

魏叔玢耳中嗡嗡作响，母亲却似乎丝毫没在意她，携起崔家小儿来好一顿夸赞，

¹ 房玄龄、魏徵、李世勣向崔卢郑王等“山东高门”高价求婚的事，史书在叙述《氏族志》时提了一笔。关于“高价求婚”，详见附注（1）。

又将怀中铜手炉转递给女儿，捋袖露出腕镯。魏叔玢恍恍惚惚地接入手炉，一个没拿稳，那铜炉滑摔到地面上，砰的一响，炉盖弹开，里面炭块火星溅撒了一地。

声响来得突然，崔家三郎吓得一抖，挣开裴夫人扑回保姆怀里，又躲在裙后死活不肯再出来。裴夫人褪了金镯招呼，要做见面礼给他，也不顶用。崔氏娘子看在眼里，训两句“这孩子没规矩”，五岁小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下谁也没辙了。将要定亲的崔三郎就这么糊着满脸眼泪鼻涕，被保姆抱出了围障。崔娘子也借机告辞，款款步出，只把做媒的崔大姑留了下来。

留下来做什么？那自然是……讨价还价。

“魏相如今深受主上器重敬爱，官高位尊，朝野上下都知道，魏公乃是天权星君下凡，专一来助大唐开万世基业的。我崔家就差太远了，世代只知道读书务农，家里穷得很，只怕新人受委屈……”

挺好，开口就哭穷，也算切入了正题。魏叔玢低着头，听父母连连谦逊，说“我魏家也出身寒微宅院俭素”等。

那崔大姑十分精干利落，帔巾一挥笑道：“相公夫人所说当然是实情，魏相是大才子、大清官，从不贪财！不过到底是正二品封爵的宰相家，还是比我崔氏蓬门宽裕得多。前几日还听人讲，前年魏相进一言劝谏，中宫皇后一次就赏了四十万钱、四百匹绢。赐物多少不论，难得这份光耀啊！”

啧啧，崔卢等五姓真不愧“卖婚家”的浑号，谁人上门求亲，连人家的额外收益都探听得清清楚楚，论财开价，光明交易，童叟无欺……再想想那还不到大人腰间高的崔三郎，人家这生的哪是儿女，分明是一尊尊的真金佛像嘛。

买尊金佛当女婿，得花多少钱呢？魏叔玢耐着性子听下去，父母又跟崔大姑扯了半天，终于探出了口风——要三万绢。

裴夫人立刻开始打嗝害喜，魏宰相手捻着下巴，差点没揪断自己的山羊胡子。

魏叔玢简直吓呆了。这几年母亲生育频繁身体欠安，她身为长女，也常帮忙管家，颇知民间物价。三万匹绢都能堆起一座小山了，十户中人的家产加一起也未必有这么多。

方才提到父亲谏长乐公主出降嫁妆那回，皇后赏赐魏家四十万钱、四百匹绢，四十万钱也不过值八百匹绢，加一起一千二百匹，还不到崔家要价的十分之一。她父亲一年禄米职田月俸役课等常规收入，还不到七百匹绢。这几年天子恩宠，赐了几处田庄，考虑名声，租税不敢多加，魏府人口又不少，每年几乎没有节余。崔民干家狮子大开口，张嘴就是三万绢，魏叔玢左看右看，那五岁小童就算是真金打铸的，蒸熟拆骨论斤分两称卖，也不值这么多钱。

崔大姑倒是一副有恃无恐样，闲闲笑说：“相公和夫人别怪我家贪财，时世如此，不好自贬的。两位都知道范阳卢，还是房玄龄相公夫人的本家，房相给长子遗直求亲，好说歹说，给了四万绢聘礼，新妇才进门。还有世勣公，太上皇赐姓李氏，武德年间就封国公，位极人臣，多大体面？去求婚荥阳郑，郑家嫌他家在隋只是一介乡绅武人，死活不允，任出多少钱就是不答应。当然了，巨鹿魏是河北士族，魏相又名声清直，结亲也是光耀门楣，我崔氏是诚心议婚……”

裴夫人叹息一声，看女儿一眼，又下意识抚了抚自己肚腹。

魏叔玢揣摩母亲的意思，这才是魏家这一辈的头桩婚事，就要砸锅卖铁凑家当了，她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再加上母亲肚子里这一个，按父亲的心愿，都想跟崔卢郑王家嫁娶——魏玄成公还是别做人间宰相了，上天去当财神更有些。

“相公和夫人回家仔细商议，这桩婚事倒也不忙着定，眼下来求瓦奴的不过只有两三家而已。”崔大姑笑得越发亲切，“且说另一桩亲事，上回提了，有位高官重臣，原配去世，想续娶一位出身士族、父祖在朝又有根基的名门仕女，聘礼出到五万绢！第一小娘子再适合不过，魏公和夫人可有意吗？”

“我……什么？”

魏叔玢再也忍不住，惊咦出声。这难道是在说她？

崔大姑和父母都转脸来看她。魏叔玢眼前又飘过一团灰雾：“不是打算叫我嫁给崔三郎吗？怎么又出来个死了原配的高官重臣？”她父母一个女儿想嫁几次？

“崔三……”母亲又一次逆气上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谁告诉你那是个

小郎君！”

“啊？”魏叔玠张大了嘴，“那是什么？”

“你不是明明听到她小字‘瓦奴’吗？读书这么多年，都读到哪里去了！”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这么熟的《诗经》名篇，居然忘得一干二净。再想想那个眉目秀气粉嫩羞怯的小娃，果然更似个女童。母亲又褪了镯子给她做见面礼……原来那是崔家的第三小娘子啊。

“阿玠，你真是荒唐，”父亲魏徵也皱着眉训斥，“要是崔家郎君跟你定亲，男女哪能这么公然见面？我家门风何在！”

所以……今天父母是带她这个做长姐的，一起给大弟相看新妇来了？

魏叔玠脸上渐渐发热，心下忽地恍然大悟。

崔家开价三万绢，父母要罄尽家产地凑聘礼，那自然只会是为了嫡长子叔玉，能娶一位崔氏高门“冢妇”进家奉宗庙。她一个迟早是别家人的女儿，居然会以为自己能值三万绢陪嫁，可真是自作多情了。

不但不值三万绢，只怕还要被卖了赚五万绢。

“那位重金求娶小娘子的高官吧，”崔大姑还在絮叨，“少年虽寒贱些，如今已功名富贵俱全，本人是当朝名将，父祖也都追封官职，以魏相的尊位，收这女婿也未尝不可……”

“说的到底是谁？”魏叔玠胆战心惊。

“上柱国、宿国公、左领军大将军、原州刺史——程咬金¹”“程——”魏叔玠眼前一黑，险些没晕过去。

程咬金浑号“混世魔王”，到魏府做客时，魏家姐弟几个按捺不住好奇心，曾经躲在屏风和窗扇后偷看，只记得程大将军魁梧肥胖，肚子大得出奇，满脸胡须几乎看

1 1986年，昭陵陪葬墓出土了程咬金的墓志，里面提到了他的婚姻情况：“前夫人孙氏，县令陆儿第三之女，封宿国夫人。四德允修，六行无忒。降年不永，先归厚夜。年三十有一，贞观二年六月廿一日薨于怀德里……”

不到口鼻，凶神恶煞的模样，跟庙里的金刚力士像不差什么。嫁给他当填房？只怕婚礼当晚就得填了他的肚子吧！

魏叔玢耳中嗡嗡着，听到母亲声气虚弱：

“这事吧，还得从长计议。程大将军快五十的人了，前房孙夫人生的好几个儿女都比阿玢大。阿玢才十五，嫁过去老夫少妻的，她又傻傻笨笨的，怎么斗得过前房男女……”

“夫人想多啦。老夫少妻，才会疼人，小娘子嫁过去，等着享福就行啦。魏相说是不是？程大将军别看长得凶，其实脾气可好了，家里又富得流油……”

程咬金脾气好？那你崔大姑不如自己嫁过去享福……魏叔玢抬眼一看，父亲手抚胡须，居然还在大点其头：

“某与程公，在瓦岗寨里就结识了，这么多年一向交情不浅。看在我的面子上，想必程公也不会亏待小女。”

“就是啊！”崔大姑一拍膝盖，笑得花枝招展，“程大将军也是正当壮年，现在许了婚，没准儿明年今天，魏相和夫人就抱上外孙了呢！”

魏叔玢转脸去看母亲，裴夫人面色苍白，却也闭嘴不语了。

是了，当世豪家讲究正配门第，却不那么在意正妻与继室的区别。不少高门贵女甚至公主王姬初婚，都嫁了比自己大几十岁的夫婿为继室，也被称赞为好姻缘。她的父母这也不算坑害女儿，只是……卖女儿换彩礼，以便为儿子娶五姓女而已。

挺正常的事，正常到都不必瞒着女儿谈论。谈别的也都是虚话，真正有用的只有：

五万绢！崔氏女！五万绢！崔氏女！五万绢！崔氏女！五万绢！

魏叔玢低着头站起来，微行万福，默默向山坡下走去，不再旁听父母和媒人安排自己的婚嫁细节。这应该算是知礼守节的表现吧，她想，父亲大概面露赞许之色了。

冬末春初的风可真冷，遥遥送来渠水边弟弟妹妹们细碎的叫声，听在耳中竟十分陌生。他们能这样无忧无虑玩耍的日子，还剩多少？魏叔玢知道自己是不能再加入他们当中了。

她沿着围障缓步而行，听到围障外清晰的人声和马匹喷鼻声后，用力一推，撑立在竿上的障幕应声倒下，砸到了自家等候在外的牵马仆夫。

左手揽起间色长裙，迈步踩过障幕，魏叔玢伸手夺来坐骑缰绳，认镫上马，趁着所有人都还没醒过味来，催马奔驰，沿着光德坊内道路没命地逃开。

以后的日子，且不必想。她魏一娘子不会就这样认命。

身后迅速响起追赶的喧嚷声，风声也在耳边呼呼直响。魏叔玢忍住满眶眼泪，握紧缰绳，伏低身子，催夹马腹，任凭坐骑撒开四蹄泼刺刺狂跑。

那天下午，魏叔玢只觉自己是世上最悲惨的待嫁少女。但到了夜晚，她就推翻了
这个认知。

魏叔玢控御着坐骑，在光德坊曲巷里左折右拐，横冲直撞，刚开始，倒也将身后追赶的人甩开了一大截。但转弯上了坊内十字街，突然被一大群人挡住去路，这家养的青马向来驯服，不敢撞人，长嘶着停步。

此时暮色渐起，十字街心有几个赤裸上身的卷发胡人，正在耍弄“火流星”，双手用两绳缚着什么，在空中挥舞出一个个亮闪闪的圆环，煞是热闹好看。他们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大家不住地喝彩叫好。

魏叔玢正自心烦意乱，哪有心思细看？人群阻路，无法再策马狂奔，她只好溜下马背，丢了缰绳跑进人群。大部分人都在喧哗笑闹，但也有人留意到她，见一个穿戴华丽的少女孤身奔跑，都面露讶色。

所以家里人要是追过来一问，找到她也全不费工夫。

魏叔玢转着念头，钻出人群，忽见街口门前列戟的一扇大门边，停了一辆华丽牛车¹，门卫、车夫和奴仆都凑在街上看热闹，撇下一牛一车，孤零零地无人注意。

正好让她溜到车厢后面，轻巧地拨开了车门，悄悄上车。

¹ 关于古代车马，详见附注（2）。

运气不错，车里是空的。

车窗狭小，外面光线也越来越暗，但还能摸到坐垫、隐几之类，布置得十分舒适。车厢角落里还有个小暖炉，花纹细密的炉盖下隐隐透出红炭光，也让车厢里不那么寒冷。

魏叔玢没有细想为什么高官府第大门旁边，这时候会停着这样一辆华丽牛车，只是长长出了一口气，跌坐下来，安抚自己酸麻疼痛的身体和急速的心跳。

在这儿躲上一会儿，等追赶自己的家人跑过去了，再溜下车，想法找个地方躲着吧。

能躲哪里？能躲多久？

两柄大铁锤重重砸在她心上，魏叔玢眼泪又流了出来。抽出手巾边擦拭边抽泣边想，她逃婚离家，是给魏宰相家门出了大丑，父亲虽然肯定勃然大怒，却不会声张外扬，只会命家人细细搜索，早点儿把她捉回去，嫁给那“混世魔王”程咬金换彩礼……

一个当朝宰相、一个国公大将军，两家势力在长安何等煊赫，她能逃到哪里？有什么地方敢收留她，与魏、程两府对抗？

正想得伤心，车外声响大作，似有一队人马从哪里涌过来，随后是高声呼喝问话、敲锣打鼓欢呼等声音。有人在喊“莫要误了吉时，快走快走”，几十人齐声应答，前后左右拥簇住牛车，车身一动，开始行走。

魏叔玢被吵得头昏脑涨，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嘴想喊，立刻又闭上。她家人应该还在附近打问抓人，或许会惊动坊内武侯铺，整个光德坊里都是不安全的。车走了也好，等走得远了，离开这片危险地方，她再想法下车吧。

干脆不下车也行，随便去哪里都行。

反正去哪里……都没什么关系。

车声辘辘，一路颠簸着行走，前后都有人簇拥说笑声，前方还有乐队吹奏，几条大汉的嗓子和着乐声高唱，歌声吹送到车里，十分清晰：

“儿郎伟……仔细思量，内外端相，事事相亲，头头相当……金银器撒来雨点，绮罗堆高并坊墙……”

这曲子以前似乎听过……魏叔玢渐渐定下心神，恍然想起这不正是堵截新婚夫妇

的《障车曲》¹吗？自己阴错阳差，难道是偷钻进了一辆迎新妇的婚车？

也是的，这个时候，这一派架势，除了提前报备办婚礼，还有谁能公然犯夜²？

魏宰相长女逃婚，一头逃进了别人家的婚车……

一边流泪一边苦笑，魏叔玢坐在已一团漆黑的车厢里，耐心等待。她不敢把脸凑到车窗边往外看，也时刻提心吊胆，怕这迎亲队伍里有人心血来潮，拉开车门瞧瞧里面。一路颠簸，感觉出坊门后走了很久，又过一道门，从狭窗涌入车厢的尘埃味道渐少，多了一丝树木草丛气味。

这下可麻烦了，难道已经出了长安城？

想到城外山林里的豺狼虎豹，魏叔玢打了个寒噤。初春夜晚的寒意一阵阵涌入，她摸索着抱起车厢里的炭炉，放在怀里。这手炉比她在家惯用的那只大一些，材质、做工也贵重细致得多，炉中除了炭还放有香料，在黑暗中散发着氤氲气息。

这车肯定属于富贵人家，会是谁家呢？

魏叔玢还没想出个头绪，牛车停了。

车外敲锣打鼓的声音越发嘈杂，伴随着一群男子的嬉笑呐喊声。侧耳听听，喊声夹杂着“新妇子”“催出来”等语，是新郎迎亲已到了新娘家门口。但是……难道这新娘家住长安城外？

牛车又是一动，似乎转过弯，又走了一小段路，随后停住。哗啦一声，车门被拉开，火把的光亮照了进来。

在黑暗中待久了，乍见光亮，十分刺眼，魏叔玢不觉紧紧闭住眼睛，抬手挡脸。外面的开车门者惊咦一声，显然也没想到车厢里有人。

这声气是男子声音……魏叔玢稍稍张开一线眼皮，觑望出去。

车门外，一圈火把光芒照耀下，有三四个怀抱着物事的侍娘妇女，中间还有一个

1 摘自《敦煌文书》。“障车”是唐代很盛行的婚礼风俗之一，人们打听到谁家要办婚礼，就在新郎接媳妇回家的半路上埋伏好，等婚车过来，一拥而上拦着不让过，唱歌跳舞要吃要喝要财帛，致车不得行。当然，也有办婚家自己安排好的“障车”，就图个气氛热闹，拦车的汉子们伸手的时候还要唱许多吉祥歌词，典型的就是“儿郎伟”系列。

2 长安城实行“夜禁”，除正月十五“放夜”三天让人们上街看灯外，其余日子都是太阳落山就关闭城门、坊门，禁止行人离开自己所居住的里坊。但如果谁家红白喜事，只要事先向有关部门报备批准，拿着批准证明，是可以违反夜禁的，也就是“犯夜”。

穿深色袍服的少年，身貌清瘦，讶异地瞧着车里。

二人对视片刻，那少年出声问：“你……是柴家的婢子？”

婢……魏叔玠坐正身子，心下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明明穿着相府千金外出的鲜亮大衣裳，妆容艳丽，哪里像奴婢？虽然她出现的地方确实比较诡异吧……

“哎呀呀，上真师想得可真周到，还特意叫婢子送手炉来，”这是妇人的声音，“夜里确实冷啊，一娘小闺女家，坐车进城这么长的路，莫要冻坏了……”

一句“上真师”入耳，又说了几次“柴家”“一娘”，魏叔玠一呆，忽然间恍然大悟。耳听那妇人还在叨叨“先叫她把手炉送去给一娘吧，前门刚开始弄女婿，催妆还早着呢”。魏叔玠冲口问：“上真师在哪里？我有要紧事跟她说！”

“你到底是谁？”清瘦少年略沉下脸，玩味地盯着她，“你不是侍婢吧？怎么进的柴家迎亲婚车？”

“我……”魏叔玠困难地咽了下口水，“妾姓魏，是婚礼……贺客……”

魏叔玠没说谎，她确实做过这场婚礼的贺客，也来过这嫁女的“人家”，在两天之前。

两天之前，她也是一身盛装，跟母亲裴夫人同坐一辆牛车，车后还随着挑夫礼担，热热闹闹驶出城北芳林门，进了官民不准擅入的禁苑¹，那时她以为是去给喜气洋洋的新妇家送贺礼，可越走越觉得，更像是往监牢里去。

芳林门、禁苑，沿途兵营，一直到佛寺外，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卡。寺院四角外矗立的守望塔楼上，还布置了双岗，两个卫兵背靠背站立，手持排槊上的朱红缨子都清晰可见。

这座“感业寺”²占地颇广，乌头门之内是深长的闾室前院，至少走上百步才能到达那三间五架的歇山顶朱门之前。院内外人不少，仆役侍娘们抱着执事物事来来往往，

1 贞观年间，后来很著名的“大明宫”基本还没修建，皇帝李世民住在“太极宫”。太极宫北墙也就是长安城的北墙，北宫门是著名的玄武门。出城以后，往北到渭河，都是专供皇室打猎种庄稼的“禁苑”，里面有皇家离宫、佛寺道场、果园菜畦、汉代留下的旧宫殿民居建筑，当然还有驻军，如贞观年间设立的“北衙七营”，起初的作用是陪李二陛下打猎游玩，后来发展壮大成为真正的禁卫军。

2 关于感业寺，详见附注（3）。

却是静悄悄的。出来迎接她们母女的女官笑容殷勤、礼数周到，语声在空旷的院落里分外响亮：

“魏相夫人光临，何等荣宠！下人已经去禀报息隐王妃和上真师，夫人稍待……”

魏叔玠跟在母亲身后进了正门，四下打量。寺院院落很大，布局齐整，迎面的正殿是高敞轩宇，孤零零矗立在大院正中央，与东西两侧的厢房都距离颇远。

能看得出来，房屋庭院在近期修葺清茆过。旧砖石以外的土地，是拔了杂草翻出新土又压实的。正殿上屋瓦颜色深浅不一，深色绿瓦显然是刚补上去的，西北檐角上还有几棵长草没来得及除走，枯黄茎秆在早春寒风中瑟瑟抖动。

不知道在这场婚礼筹办之前，院子里是怎番模样。毕竟宅院里住的是败落罪人的家眷，平日哪有人理会，魏叔玠感觉“像监牢”，也许更接近真相呢。

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世民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为由，率兵于玄武门诛之。

李建成五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巨鹿王承义，李元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也全在一两天内人头落地。¹十个男孩，最大的不过九岁，在六月盛夏的清晨，他们的鲜血浸透了东宫显德殿前院的土地，以至于几个月后新主人一家迁入东宫前，特意命人将那个院子里的旧壤全部挖走换新。

而两家的余留女眷，李建成正妃郑氏及其五女，李元吉正妃杨氏及其六女，也从此在人间失去了踪迹。直到九年后的这个冬天，禁中传出李建成长女被封临汾县主，准备出降谯国公柴绍世子的消息，很多人才知道她们还活着，一直住在这由原齐王府改成的感业寺里。

贞观二年，李建成被迫封为“息王”，谥“隐”，李元吉被迫封为“海陵王”，谥“刺”，

¹ 李建成、李元吉的妻儿，详见附注（4）。